

长篇小说

黑土地传奇

张钺军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展示北大荒四十年的
风云际会
反映一代老干部的
生命悲歌
描述一段千古奇冤
和千古奇缘

张轼军 著

黑土地传奇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书 名:黑土地传奇
作 者:张弢军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5 号)
发 行: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光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2.25
字 数:30 万
版 次:199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5.00 元

ISBN7 - 80579 - 733 - 1/I·605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章	提名道姓终生忌 哗众取宠弄玄虚	(6)
第 二 章	女扮男装男似女 真做假来假亦真	(14)
第 三 章	荒草孤坟焚稿纸 多亏粪叉老丈人	(23)
第 四 章	电车驰向抗战路 西行鬼使又联姻	(33)
第 五 章	八年守舍南阿梦 一箭双雕北国情	(42)
第 六 章	对“私改”擅加花样 唤“同志”语惊众人	(53)
第 七 章	试验田丰收放卫星 喇叭中播出“巡警团”	(60)
第 八 章	李老蔫连声报好 白尔洁苦寻短见	(70)
第 九 章	受冤屈自缢未遂 细筹划欲结姻缘	(82)
第 十 章	集川市战胜洪峰 智老汉护桥排险	(92)

第十一章	“核心论”异端突起 “进谗言”平步青云·····	(103)
第十二章	“大烟袋”鼾声助会 “岳蠢才”丑态百出·····	(114)
第十三章	办党报康弘驶舵 结良缘原宏问誓·····	(121)
第十四章	钻铁网老猫扑雀 送花圈招摇过市·····	(134)
第十五章	晚风吹掉乌纱帽 权术拆散一家人·····	(147)
第十六章	“活济公”癫狂无忌 “关大姐”透露密情·····	(158)
第十七章	“西方”升起红太阳 “女房”夜半反天罡·····	(170)
第十八章	孰之罪滥加花点 妄求实笔下无情·····	(182)
第十九章	讲党性两次否定 拽袄领一锤定音·····	(193)
第二十章	耍手腕无人买账 掷孤注诬陷栽赃·····	(204)
第二十一章	反右倾季荀欺主 唱颂歌章桧奉承·····	(216)
第二十二章	肖书记垂帘听政 陈部长跌落马湖·····	(229)
第二十三章	被“贼咬”入骨三分 欺“软蛋”诱设圈套·····	(238)

第二十四章	起恶心混淆敌我 暗钉梢无可奈何……………	(249)
第二十五章	论属相羊何其冤 讲交友狗看人低……………	(259)
第二十六章	塞北寒鹰随鹏飞 暴风雪虎落平阳……………	(270)
第二十七章	特殊使命全扫兴 报纸遮脸汇报难……………	(283)
第二十八章	弄权术意马心猿 取供词照虎画猫……………	(294)
第二十九章	肖书记以权代法 陈万祥危在旦夕……………	(306)
第三十章	酒醉斗胆巫山会 迅雷出访双河屯……………	(315)
第三十一章	肖书记夜审“花案” 秘书长频频“传情”……………	(328)
第三十二章	蛊惑人心造谣言 好大喜功搞阴谋……………	(340)
第三十三章	余学汉成替罪羊 陈万祥改判出狱……………	(351)
第三十四章	一场甄别空欢喜 当面说谎难为情……………	(362)
第三十五章	陈万祥彻底平反 司徒敏重见天日……………	(371)
第三十六章	黑土地喜迎春风 老翁姬续结奇缘……………	(381)

楔 子

集川市——北大荒上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近半个世纪以来，它不仅成为北国边陲三江平原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交通枢纽，且随着黑土地的开垦、垦荒者的繁衍，经历苍海桑田的巨变，这片土地又涌出许多众口皆碑、褒贬各异的神奇的传闻。

早在 30 年代初，在人烟零落的“七号屯”，就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从松花江两岸，一直烧到乌苏里江边。火种燃过的地方，建立起的红色政权，至今仍升腾着熊熊的火焰！

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的 11 个军中就有 8 个军，长期战斗在这片黑土地上，牵制日本关东军 6 个师团，打死日酋 4 个将军。

解放战争年代，这里，有 8 万子弟兵参军参战。就是这些“东北虎”，战辽沈，围津京，渡黄河，破天堑，从北大荒一直打到海南岛，为共和国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

建国以后，这里开创了全国第一个集体农庄，接着开来 10 万官兵，开垦了近百万亩沉睡荒芜的黑土地，在三江大地白手起家建立起百多个土地连片的大型国营农场。昔日的北大荒变成今日的北大仓。

可是，就在前两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五六十年代交替之

际，人们却是悄声默语，万马齐喑，草木皆兵，人人自危，背地传播些扑朔迷离的奇闻怪事。一些从那个动荡的年代走过来的耄耋老人们，常侃的话题多半是当年经历的往事，触新忆旧，话比当年。

经常挂在口头上的就有：政府机关干部，女扮男装，招摇过市，且能同性婚配，累月成年；棒打鸳鸯，天南地北，一对恩爱夫妻，长期离异 32 年，今天破镜重圆，得以“第二次握手”……

对于那些千奇百怪事例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那时，许多敢怒而不敢言的人们，悄悄议论说：集川是“山高皇帝远，执行政策晚”。

有些知情者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讲，应该把“晚”改成“幻”——集川是“山高皇帝远，执行政策‘幻’”。

对，善于咬文嚼字的文人，还特意专门查对过字典，以弄清它的含意：“幻者，不真实的事情当做事实，受到现实的打击而消灭之谓也”。一语击中要害，想是问题就出在这里。

仲夏的早晨，江滨公园是中、老年人的世界。他（她）们跳舞、练功、唱戏、游园，抒发闲情逸致，可谓各得其乐。在长堤下缆索边，有那么一群年近花甲，耄耋将至的老人们，练功学不会，蹦跳腿不行，遛湾直上喘，运气力难冲……按照他们的说法是专门“磨嘴皮子”：远自秦皇汉武，近及世界大事、当日新闻，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诗词歌赋无所不侃。名曰“老人聊天站”。

中伏天，云遮雾罩的高空，好似娃娃的脸，变化万千，忽而淅淅沥沥降起雨雾，忽而噼噼叭叭像撒古铜钱般，抛下拇指般大的雨点，落地有声。

可是，这并不妨碍老人们的谈话，庞大的柳荫、糖槭树下，都是绝好的躲雨场所，该聊还是聊，侃起来更生动。一桩千古奇冤化做千古奇缘的话题，侃得津津乐道，不厌其烦：

“陈秘书长这回可算是因祸得福喽！”

“敢情！去了个同床异梦的半老徐娘，来了位患难与共的如夫人。”

“这也算是‘第二次握手’吧？”

“不……丁洁琼那是天灾，陈万祥可是‘人祸’么！”

“听说是当年‘文陈章’专案组棒打鸳鸯，他俩离婚判决是硬性裁定的……”

“那年头，权就是法。顶头上司放个屁，手下人马唱台戏，老虎驾辕——谁敢（赶）？”

“不管咋说，这可是集川的一桩‘千古奇缘’，离异 32 年的裴露，又飞回到陈万祥的窝里。这也算集川的一大传奇，对吧！”

“聊天站”的“侃大山”好似每天的新闻发布会，早晨漫步的翁姬都愿朝这儿聚拢。因为那些“站员”们多半是从那个“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年代走过来的目击者，侃起来更显得情真意切。

司徒敏侃罢回家，刚走进书斋，突然老友仲孚打来电话，他郑重其事地说：

“陈万祥那位贬到江南 32 年的如夫人又飞回来了。老陈定于周末——明天晚五点在黄金酒楼设宴，招待亲朋好友，特邀你到席，千万准时光临……”

改革开放之年，周末是迷人的，参加带有传奇色彩的周末婚宴，更是有一番情趣。

骄阳西照，夕焰似火。天气虽然很热，客人们却是提前半小时聚集在酒楼的大门洞前，喜气洋洋，笑语欢声。

陈万祥穿身笔直的银灰色西装，大白领里扎根艳色斜纹花旗领带，电吹的乌发油光发亮，高高的个头像位潇潇洒洒的“大款”，站在门前频频与老友们点头招手，笑脸致意。他，今天显现的姿态，使人联想起当年，他在集川市委秘书长宝座上表露出的潇洒气魄。也许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一脸笑容，50 年代的市委常委风度，使客人们觉得他年轻了许多。

本来，这些老友们早就同裴露相识，但又不敢冒然相认。司徒敏好奇地想捕捉个历经磨难、夫妻团圆的镜头，观察一下老婚与新婚之差异所在，便在那握手寒暄的一群女士中，去寻找想象中的裴露——一位饱经人生坎坷、年过半百的南方女性。他想那样子应是横纹折皱，半老徐娘。

其实不然，她竟是一身时髦装束，看上去也就刚过不惑之年。

形同少妇的裴露，着件非常合体的花绸港衫，黑短裙遮在膝盖上面；蓬松隆起的长发，似云，似雾，似垂帘，似乌纱，凌空罩起那雍荣华贵而又白玉般的脸，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神采、风韵，胜似当年。由于她在江西医务界是位富有名气的副主任医师，言谈举止落落大方，确有个教授的气派。

此刻的裴露，已像块浮游的磁石，吸住了诸多客人的眼睛。她有些腼腆地伸出纤细的手说：“各位楼上请！楼上请！”那语气，那声音，早已改掉原来的南腔北调。

宴会厅里，上百位宾客早已到齐，方方面面一位不少。市委的老书记来了，人大主任、政协主席来了，因陈万祥受过株连的人来了，当年受捉弄、受蒙蔽，迫于为虎作伥的人也来了，真可谓春风化雨，化干戈为玉帛的喜庆盛会。

这些年老翁姬，全是来自建国后、50年代，集川“两大委”的老班底。虽然他（她）们都受过轻重不同的“触及”，心灵上也都刻下了坎坷不平的烙印，可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浩荡的春风，早已抚平了他们内心的伤痕，也弥合了他（她）们的精神创伤。大家久别重逢，像归乡游子似的互问冷暖，握手寒暄，彼此庆幸，笑语盈盈。最后都情不自禁地说上一句：“咱们这些‘三次反修’的枪漏子，总算都活过来了！”

美酒飘香，佳肴堆砌的宴会桌上，人们对于吃喝尚无暇顾及，几百双眼睛都在静静地注视这对悲喜交加的患难夫妻。经过短暂的沉默，陈万祥开口了。他本来有满腹的话语要向老友们倾诉，可

这种场合只能说说轻松的话题。他深深地、郑重地施了个九十度的大礼，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和裴露历经大半生的悲欢离合，不料 32 年后在这里再次举行婚礼。可称得上：地北天南一条线，千古奇缘红线牵。感谢同志们从中相助，牵线搭桥；感谢江西的同志不远万里把裴露护送到我身边……”

说到这儿，陈万祥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的声音变得有些沙哑，喉咙里好似噎着什么东西；他眼圈红了，方寸乱了，眼里含着泪水。他想，我这 60 多年来经历了多少人生的坎坷呵！当年他同裴露新婚时的情景，仿佛又浮现在眼前。那时的裴露还是一个走出校门、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女学生，她朴实、单纯，天真而浪漫，还不懂什么叫结婚。婚礼上她腼腆害羞，在客人们的嘻笑中，像一只怯怯的小猫，偎在门边上，吓得不敢挪动，羞得不敢做声，哪有今天这个举止大方的场面？看来，坎坷的生活也锻炼了人。

举杯祝贺，觥筹交错，欢声一片。但是酒过三巡之后，人们的话题总是离不开那段“冤缘”、“怨缘”。

话匣子一打开，众人七嘴八舌争谈往事，几位老友异常感慨地说：“这么好的传奇素材上哪儿找去？”文敏——当年的市委宣传部长，举杯祝酒时讲道：“司徒敏，写！总结三次反修，把‘整人’的教训留给后人！”

第一章

提名道姓终生忌 哗众取宠弄玄虚

一年四季，塞北最美好的时光是夏天，边城的六月，又是一年中最让人赏心悦目的旅游季节。每日有上千艘扁舟、游艇、驳船、客轮……进出港口。它们，剪碧波，推浩浪，卷涟漪，一片百舸争流的热闹景象，展现在松花江上。

刚刚修起的江滨公园，已不再是受水患威胁的大杂院、贫民窟的老样子。格局有序的花圃、树丛，翠柳低垂，蓊蓊郁郁，晓雾聚成一匹素色锦缎，轻柔，洁白，飘逸。松花江似一位披着面纱、亭亭玉立的害羞少女。

1952年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公园里突然驶进一辆甲虫似的“黄老虎”。这是日寇投降后，关东军特务机关丢下的小汽车，经过维修后，面目焕然一新。这全市唯一的轿车直奔影院北侧的轮渡码头，未等车轮停稳，早已被好奇的游人团团围住，大家好似瞧西洋景，猜想着车里坐的是什么人。只见轿车中走出的是市委秘书长陈万祥时，围观者三三两两、互不讪搭地走散了。人们在远处瞭望，显然注意力都集中在陈秘书长身上。这位活泼好动的年轻人，一般场合有说有笑，不拘一格；一到官场，马上把“紧张、严肃”这个弦绷

紧了。因为那时带“长”的多半是不苟言笑，哼哼哈哈，行必潇洒，否则便有失风度。

游人猜测来意，几乎绞尽脑汁。突然有人说：“听说临江县长调这来当市长了，这些人是来接官儿的。”一经传开，轮渡码头上又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都要一睹市长风采为快。

太阳已爬上树梢，热风又阵阵袭来。上游有一艘客轮从松花江大桥下驶出，逐渐地甲板上晃动的人影已隐约可见，船临轮渡码头，破例的在江心抛锚，鸣笛、转弯，很快便停靠在驳船旁边。只见舷梯上众旅客从两边闪开，一位身材高大、魁武雄壮干部模样的人，踏下舷梯登上跳板。他，敞领白衫配条青哔叽裤，脚登凉鞋，上衣搭在左腕上，右臂扬起，向岸上人群招手，自然显出一副高干的气魄。这时，岸边的人们像自来熟似地一哄而上，争相通名报姓，握手言欢：“肖市长一路辛苦了！”

笑容可掬的肖霄，摆出了一副运筹帷幄的大将风度，连声回答：“好好，同志们好！”接着指向身边一位衣装朴素，风韵不俗的少妇说：“这是盖英华同志。”虽然他没说爱人两字，大家一看便知是市长夫人。

一阵喧嚣过后，陈万祥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在组织上下令之前，称他“市长”为时过早，便走上前去将手一伸，说声：“欢迎肖霄同志到集川来任职。”

肖霄当即一怔，心中想到，什么人如此不懂礼貌，在这种场合提名道姓？肖霄抬起头来打量他。

这时，一位眼大有神，耳大有轮，专程去临江县迎接市长的政府代表余学汉，忙从后边跑来，从中介绍说：“这位是市委常委，秘书长陈万祥同志，特意来欢迎您的。”肖霄听了皮笑肉不笑地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继而登上轿车，扬长而去。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肖霄到职后只一把火，就烧得市政府干部们群情激昂！

那是“九·三”前夕，机关党总支邀请市长给做个政治报告。肖霄尽管到职只一个多月，市政府大楼里中层干部基本熟悉，但各科室近二百人还很生疏。他要借此机会沟通一下上下级的关系，而干部们也想领略一下新市长的风采。

这天下午，大俱乐部座无虚席，人们破例提前到会一刻钟，“踩点来”的只好蹲在外边。一时，窗台上，出入口，走廊里，过道间，几乎无落脚之地，三台大吊扇全面发动，仍无凉意。肖市长故意晚到几分钟，勉强挤挤擦擦走上讲坛。掌声过后，台下一片肃静，鸦雀无声。只听新市长口若悬河，津津乐道起自己的经历来，从1937年讲起，讲了他15年革命工作的艰苦历程，使大家像听了一堂生动通俗的革命故事课。

在报告将要结束时，肖霄话锋一转，语气低沉地说：“我的前半生是在革命的坎坷征途中度过的，犯过错误也受过打击。所以，我总结出一条，那就是‘必须爱护干部’，这是我的天职。”台下人听到此处，无不报以热烈的掌声。他擦了擦汗继续讲道：“一个人犯了错误，首先当领导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领导，领导嘛，要先领后导，领中有导才对。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是推，是拉？是打，是帮？这是个态度问题，也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与品德的一大标志嘛！”

讲到这儿，大家嚯地一声站了起来，掌声与激情腾空而起。因为，历经近年来一连串的“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有些人已变得谨小慎微，树叶落下来都怕砸伤了脑袋。有了市长的亲口许诺，人们好似获得了一张“护身符”。一时，欢声雀跃，心扉顿开，立刻精神倍增。

市长室恰好设在工字楼的东二楼南端。这里原为伪三江省长的办公地点，当年室内设有专门放溥仪像的“御影间”。这天早晨，“政治经济学”的乙组学员，正在秘书室埋头默读之际，肖市长在走廊上招手，唤去事务秘书司徒敏，当面交他一封“密告信”，说：“你

可以先看清楚再发表意见。”司徒敏翻开信笺，只见上边用毛笔写道：

“市长大人先生阁下：

敝职有两事莫解，请指教。一是我爱上了 A，但 A 不理我；二是因经济拮据，曾在夜间去食堂取回油饼十张以充饥肠。他们以此为窃，难道窃饼者可诛乎？……”

司徒敏看到此处，已一目了然。便汇报说：“谁是 A 我不清楚，窃饼确有此事。前天到宿舍查看过，结果在四舍王效福那儿搜出油饼……”

“本人不在场吧？还发现了什么？”

“据管理员讲，铺下还有一张同北市场摆卦摊算命先生的放大照片，上写‘同恩师李半仙合影留念’。”

“王效福何许人也？年庚几何？”肖市长想藉此考考这位年轻的事务秘书。

“王效福乃劳动科科长，已愈而立之年，今方三十有二。据闻研究八卦六爻已经走火入魔。”不料，这一番咬文嚼字的游戏，已使肖霄噗哧一声笑了起来。

“干部有毛病在于教育嘛！回头我找他谈谈。”不久，王效福被遣送到鹤岗煤矿去了。

市政府大院，是一座纯东洋式的机关别墅建筑群。伪康德六年集川由镇建市，这里变成“省会”时，由日本人大藤土木建筑株式会社承揽修筑的。

当年，在远离闹市的东门外，开辟了一条北起松花江，南至洮流河的南岗大路。在中段选了个占地十公顷的方格子，建成这幢园林式的办公楼。工字型二楼占园林的一角，在 1.5 米高墙围垆下，楼东侧便是花园、假山、小溪、鹿圈。从东楼雨厦到铁栅栏的东大

门，用鹅卵石铺成的笔直甬道，将花园分成“南苑”、“北苑”。

自从“九·三”前夕机关干部取得“护身符”后，刚刚升任秘书长的余学汉，将秘书室的科、股级干部组成个“星期天毛著学习组”，聚集在东楼阳台上。肖市长得知此事大加一番赞扬，视为机关转变风气的典范。

这天早饭前，他来到学习组，间休闲聊时，肖霄一时兴起讲道：“最近在美国纽约掀起一股探讨《红楼梦》的古典红学热。你们读过《红楼梦》么？”在郭光照、司徒敏、马文洲等一一作答后，肖霄顿时诗兴大发，将衣袖挽起，抑扬顿挫，摇头晃脑地朗诵道：“方离柳坞，乍初花房。但行处，鸟惊庭树；将到时，影度回廊……爱美人之容貌兮，香培玉篆；比美人之态度兮，凤翥龙翔。其素若何：春梅绽雪；其洁若何：秋蕙披霜；其静若何：松生空谷；其艳若何：霞映澄塘……”

正当兴起时，公安局长杨月东忽然闯来，肖市长已知来意，当即向司徒敏招手，回到市长室。

杨月东是个面瘦细长的山东汉子，以其老资格不拘小节的风度，将腰一叉放开大嗓门说：“上海回电报了，九千元可买台八成新的轿车。”说罢将电报递给了市长。肖霄见司徒敏莫名其妙地怔在那里，噗哧一笑说：“你向杨大个子学学，孩子们是咋样给‘黄老虎’编的儿歌？”

此刻，司徒敏才悟出领导意图：原来肖市长上任后，偌大个“坨”，坐在那低矮的轿车里，总说，这顶天落地的小车那是人坐的？有一次到郊区六合屯，轿车刚一停下，孩子们便蜂拥而上，用手抠的，用棍捅的，用泥砸的，视为一大怪物。司机赶不走，揉不开，直至将车开跑孩子们还追逐不放。第二次来，竟编了骂人的儿歌：“王八车，装王八，王八车里吃黄瓜。”气得肖霄怒不可遏，冷笑声声。

杨月东听罢哈哈大笑，愈加鼓动去上海买台好车。肖霄言听计从，当即向秘书拍板定夺：“派你去上海买车，公安局在那有人，回头让财政科汇款，具体行动由杨大个子给你联系。车的颜色黑蓝为

上。”于是，司徒敏受命登程。

几经周折，司徒敏以六千元低价在上海汽车市场买台“五反”罚没车——道吉，他押车经南京轮渡发运到集川市，已是深秋叶落，冷雨严霜。

汽车到站，正是国庆前夕。司机将车刚开到政府院内，恰好大俱乐部散会走人，头一位走出来的是刚刚做完报告，被掌声震得扬扬得意的肖霄。司徒敏刚要上前汇报，不料肖市长一见小轿车明晃晃地停在办公楼前当众让人观望，立刻将脸一沉，劈头盖脑地说：“从哪儿弄来的这玩艺？哪来的还给我送哪儿去！”说罢，脚步未停，眼皮未撩，扬长而去。

市长的愠怒突发，使观车的干部们甚为尴尬，司徒敏更是莫名其妙。大家望着肖霄噤噤地疾步踏进楼里，又将小轿车围个水泄不通。本来在边城只有从电影里才能看上一眼的“黑老虎”，今天却亲实眼见，还可用手摸摸，有谁不想开开洋荤。面对这种难堪场面，一些人又想凭直觉、猜测为事务秘书开脱一下窘境：

“给官家买了这么个‘稀奇动物’咋不跟市长请示一下呢？”战勤科长竺天策以其活跃著称的性格诙谐地问，深表同情地打开僵局。

“我们这小妖那敢捉这么大孽？不领‘圣旨’谁敢胡来！”司徒敏的牢骚话，马上被秘书科长郭光照所复诵。

一向谨小慎微的机关党总支部书记荆仲川唯恐大家犯自由主义，忙说：“这不，又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了，高岗主席提出东北区要节约八百万吨粮食……”

“对！方才肖市长报告时还号召政府机关，可花可不花的一律不花，可买可不买的一律不买！”竺科长心直口快，马上做了补充。

“在上海只顾买车，那知家里开展运动？”司徒敏虽有所悟，但又忿忿不平地说：“都怪我没长千里眼、顺风耳！”

“这叫一脚踢出个屁来，赶当当上了。”这话虽粗，声音却很细，